



他从桑干河畔走来

——杨生茂先生与中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

杨令侠 朱佳寅



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教授者是一批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杨生茂先生就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之一,毕生从事世界历史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其专业方向前期集中于世界近代史,后期主要在美国史领域。

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那一年,杨生茂先生出生在长城之外的桑干河畔,那方水土培育了他淳朴厚道、坚忍不拔的风骨。少时的他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现实,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令他刻骨铭心。1938年,杨先生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6年冬回国。1947年秋,经校长张伯苓先生面试,他到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他是南开大学第三位开设“西洋通史”的教师,也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学院第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年轻教师。

杨生茂先生总结其一生的学习历程有三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阶段的教育,以及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的西方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从美国回国后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接受的新中国的思想和教育,“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生茂先生的身份在当时非常特殊:第一,大地主家庭出身;第二,美国留学回来;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任(代理)系主任;第四,系中共党员(1950年10月26日成为预备党员,1959年转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位入党的教师。然而,他从第一个身份转化到第四个身份,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转变过程。杨先生的这种变化与他年少时怀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在美国留学期间对苏联的好奇与观察,作为华人报社记者采访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后受到的“共产党抗日”的影响,以及回国亲历北平解放时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的场面带来的震撼,都有直接的关系。他曾写道:“贯穿自己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前这30年间,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杨生茂走到了花甲之年,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工作;从1979年到2010年他去世这31年间,杨先生呕心沥血,倾尽心力于教学科研活动,在其引领和带动下,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乃至中国的美史研究驶入正轨,从寥寥几个学者逐步壮大发展成一支研究队伍。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同年6月10日,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全系大会上,教师们签名公推杨生茂先生为(代理)系主任。他是南开历史系首次民主选举的(代理)系主任。

与梁崎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他住在西北角大丰路房家胡同的一座小院子里。住房一明一暗,里间是画室兼卧室。先生的诗文书画皆源于家学。他家是交河县的大户人家,收藏许多法书名画,祖父梁文翰、父亲梁汝楫均以诗文见长,他从小耳濡目染,见多识广。梁先生自幼在父亲的教育督导下临帖习画,画家安佩兰寄居梁家时对其多有指教。梁先生的曾外祖父刘光第,舅祖刘恩宽、刘恩溥都是当地知名画家,他童年随祖母归省,得到曾外祖父赠予的《十竹斋画谱》和《古今名人画稿》,遂成其幼年学画的启蒙范本。十岁又随舅祖刘恩溥学习楷书和指画。十九岁拜师苑麟阁,不仅临摹了八大山人、周之冕、华新罗等名家真迹,而且研读《桐阴论画》等画论名著,其国画作品自此闻名于世。梁先生的绘画,大写意花鸟、山水、蔬果、人物,走兽无所不能。所画苍鹰,习惯以阔笔泼墨从背部画起,先确立总体动势,再画利嘴与劲爪,点睛尤重传神。其鹰或昂首雄视,或寂然休息,皆能得其神魄精灵,与徐悲鸿潇洒腾跃之鹰、李苦禅豪怪拙劲之鹰、孙其峰爽爽神峻之鹰有所不同,显示出梁崎的人格特质。先生不但绘画艺术格调高古,而且对绘画理论素有研究。他强调,“有笔有墨,谓之画”“笔墨留于纸上,韵味藏于画中”。又说,“画非徒有笔有墨而已,必须始谓之有笔,始谓之有墨”“抑知乎能淡而后能浓,能白而后能黑。不有淡者,何以湿其浓。不有白者,何以显其黑。故欲其黑也,先求其

担任(代理)系主任后,杨先生开始在全国广罗人才,尤其是为调请吴廷璆先生来南开工作,他特致函时任中南区文教部部长潘梓年,后终于如愿。1949年,杨生茂先生在全系作了题为《新的历史》的报告,全力投入历史系课程及学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同年他还被推举为天津市大学新史学研究会总干事。遵照国家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指示,大学要开设“世界通史”课程,但是“世界通史”究竟该怎么讲,体系和内容为何,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来说,一时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对于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年多的杨先生来讲,更是巨大的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内,南开大学世界史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呈现整齐、优秀的面貌,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各课程。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初创工作走在全校前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生茂先生以南开大学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与世界史教学相关的工作。1950年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也是当时国内极少数刊出世界史论文较多的杂志之一《历史教学》的创立工作;参与编写国内最早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并用马列主义作指导的高中课本教材;上世纪60年代初又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世界近代史大学教科书。这些开创性的工作都极其具有价值和意义。

1964年,国家设立了若干个地区国别史研究点,南开大学建立起“美国史研究室”,属高教部正式编制并直属。杨生茂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始人。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首先着手相关外文资料的收集整理。虽然上述教学、科研准备活动被“文革”中断了10年,但却成为后续至今南开大学美国史甚至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封闭多年的学术界开始出现繁荣景象。在沉寂了10多年后,杨生茂先生重新给本科生开设“美国史”课程并进行学术讲座。南开大学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的本科生都曾慕名聆听过他的讲演。他从介绍资料检索、强调使用原版外文资料,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选择学习何种第二外语对于世界史研究者的重要性,叮嘱熟读中国古典优秀作品介绍,把自己多年的治学心得一一道来。因为听众过多,他讲课的地方曾一度由一间教室改到学校的阶梯小礼堂。改革开放令中国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学术窗户”,年轻人看到窗外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世界,困惑和问题随之而来,求知若渴的学生们直接跑到杨先生家求教,他总是微笑着耐心地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进行分析,肯定他们的思考,纠正他们的偏误,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虽然杨先生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但他谦和温润的学术大家风范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84年,杨先生招收了中国第一个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开启了他学术生涯新的里程碑。

津门名家谈艺录(十七)

梁崎:指画不是毛笔画的模仿

章用秀

白。欲其浓也,先求其淡”。还说:“欲创新必先识旧,无旧无以言新。此二者相辅相成,相克相生。”梁先生于指画造詣尤深,其见解亦颇为独到。为保持指画的特色,他强调在指画的技巧处理上,绝不借助于毛颖(毛笔的代称)和器具的功能。他说:“写意花卉,肇始于五代元初,明沈石田先生尽其妙,徐天池、陈道复继之,更深驱得珠,益臻神化。入清,高且园(其佩)先生崛起辽东,易颖以指,虽一花一石之微,信手拈来,无不妙趣横生,自鸣天籁。”梁先生不拘泥于前人成见,在长期创作实践中,不断拓展指画品格格局。他认为:指画虽以毛笔画为基础,在立意、章法、笔墨诸方面应充分借鉴毛笔画的各项基本要素,但不是毛笔画的简单模仿,更不是毛笔画效果的简单重复,毕竟指不同于笔,还突出指的特性,淋漓尽致地发挥指的功能,使之充分显示这一画种的独特个性与魅力,展现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表现效能。他说:“指画,用指墨作画,受条件所限,蘸墨不多,也不易控制,是其短处,也是其妙处。这样的线

杨生茂先生开设过的课程,编撰、合编与撰写的著作、词典和论文,不胜枚举。杨生茂先生一贯重视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开大学开设了“苏联史”和“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上世纪50年代初开设了“世界近代史”课程,是当时南开大学这门课程的主讲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之一;1958年开设了“美国史”课程,同年招收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1962年,张芝联先生和杨生茂先生合作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卷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创新之处在于:从观点上看,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正统史观”;从体例上看,不仅颠覆了欧美,也颠覆了苏联的教材体系,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被写入这部通史,这在全世界的世界历史著作中是首创,代表了这一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1979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杨生茂先生组织全国的美国史研究力量合作编了中国第一部《美国通史》。他亲自起草写作大纲,规范写作体例,分配六卷本的具体写作任务。历时20余年,300万字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于2002年付梓问世。

上世纪9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除了与陆镜生先生合著《美国史新编》外,还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主编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尚没有一本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著作。杨生茂等学者尝试用中国人的文字、体系、构思,以及立场和观点,为中国的大学生撰写一本美国外交史教科书。经过艰难的写作过程,该书于1991年底出版。同时,杨先生参与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等著作也为学界长期引用。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有《试论威廉·阿勃曼·威廉斯的外国外交史学》《试论弗雷德里

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试论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关于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几个问题》(合撰)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等。杨先生的主要学术观点认为,美国外交是其内政的延续,扩张是美国外交史的主线;研究外国史要鉴别吸收。

回溯过往,杨生茂先生和他那个时代的学者是从跌宕起伏的年代走过来的,他们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他们的治学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他们的学术追求是真诚而富有爱国情怀的。他们为之奋斗希冀建立起中国世界史观和体系的愿景是执着的,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杨生茂先生自1947年在天津生活起,一直服务于南开大学。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学者的气节、魂魄、脊梁和时代责任感,也是一位谦冲致和、开诚立信的燕赵之士。杨先生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文章秉持客观、中肯、冷静和典雅的风格。他不仅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和美国史研究中,也是辟路者。

(作者杨令侠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佳寅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

【学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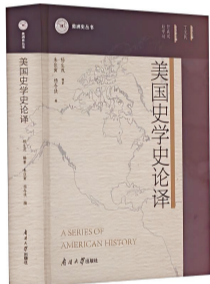
杨生茂(1917—2010),字物如,河北涿鹿县人。1938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学士学位;后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底回国。1947年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1995年退休。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在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树。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理)系主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等,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世界史组成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历史教学》编委等。曾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全书》,合作主编《美国通史》《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合著《美国史新编》,编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出版个人文集《探径集》等。

津沽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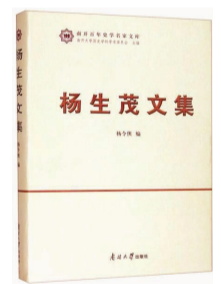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杨生茂先生主编(编著)的部分学术著作及个人文集



似断非断,似直非直,如屋漏痕,如锥画沙,艺术效果不同凡响,非笔画所能达到。”在指画的技巧处理上,他强调:“指画虽属小技,画理与笔画同,所不同者只工具和意境耳,学指画者必学好笔画方可为之,不是有指便能画,正如不是有笔便能书一样。”

我曾亲眼见先生创作指画《枫林猿栖》。先生作画先凭几个指头,用无名指和小指准确勾出枫叶的枝干和叶筋,用手掌挥抹粗枝大叶;在刻画猿猴的形态和神情时,发挥指甲和指肚在表现方法上的特有功能,用食指指甲画筋骨,以小指画眼睛,使形象细腻、丰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猿猴的神态,描绘出深秋时节枫叶红透的动人景色。指头画用纸,生宣、熟宣均可。梁先生这幅画用的是矾纸。铁画银钩,墨彩淋漓,给人以淳朴古拙的艺术享受。读《杜甫诗意图》也是当着我的面画的。《登高》是唐代诗人杜甫寄寓夔州时,在重阳节那天到孤城江边登高望远时写的一首诗。如何表现那雄浑开阔的江边秋景?梁先生的指画是这样描绘的:江边山石古拙,气象阴森;山头林木萧疏,片片落叶随风而下;滚滚长江一泻千里,江对岸群峰重叠。此画写古人诗意,构图虽简洁,但笔简意无穷。

梁先生曾寄给我一幅字,写的是唐代诗人赵嘏的诗《江楼旧感》:“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每每看到这幅字,就想起梁崎先生对中国画的深刻认知和他的绘画创作理念。

【开栏语】

「掌门人说老字号」

伴随着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的开播,天津众多具有悠久创业史和蓬勃生命力的老字号企业,以矩阵形式集中走进观众视野。本版今起推出“掌门人说老字号”专栏,邀请本市部分老字号企业的掌门人,细说老字号的历史传承、生存之道和蓝图愿景,共同弘扬津商文化,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

民族品牌灯塔涂料的历史,经查阅可追溯到1916年。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人物,如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冯国璋之子冯叔安等,都曾是灯塔涂料前身相关企业的股东或董事。纵观百年“灯塔”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一部化工制造业的奋斗历史,更是一段国民经济从探索、自救到自强的发展史。追溯灯塔涂料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发展历程,要从其三个前身涂料厂(油漆厂)说起。

1916年,安徽督军倪嗣冲在天津开办了大成油漆厂,即灯塔涂料的前身。这家北方最早创立的油漆厂的诞生,是我国涂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忙于战争,“洋货”在我国的输入暂时减少,这使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了喘息的机会。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霸道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大成油漆厂就在此背景下诞生。1921年,王正廷等人接手大成油漆厂,改名为振中油漆厂继续经营。1929年,该厂转卖更名为中国油漆公司,梅兰芳先生就是在此时受邀成为董事之一。中国油漆公司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及自主研发,当时研发的“飞龙牌”油漆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

1921年,冯国璋之子冯叔安与陈之骥、孙润甫等人创办了东方油漆厂,这也是灯塔涂料的前身之一。东方油漆厂的创办者们意识到,要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研制新产品。当时天津市场上最畅销的油漆是从日本进口的小罐包装“鸡牌”磁漆。东方油漆厂就瞄准“鸡牌”磁漆,研制生产自己的“猫牌”磁漆,后者凭借硬度高、光泽好、干燥迅速等优势击败了“鸡牌”磁漆,成为当时国内名牌产品。东方油漆厂这种不甘落后、积极进取,与国外先进产品竞争的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勇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也激发了当时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1929年,中国涂料工业泰斗陈调甫先生创办了永明漆厂,这也是灯塔涂料的前身。该厂创办之初,只有七分地九间房,陈调甫亲自带队研制成功了“永明漆”,并提出了灯塔涂料延续至今的厂训——“做学教”。永明漆获得成功后,又研制生产了汽车喷漆,并在1934年举办了喷漆展览会,影响颇大。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灯塔涂料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早期的成功与辉煌之后,迎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侵占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日本看到中国油漆公司厂房大、设备好、产量高且名声远扬,就强行购买,还大量生产供日本军队使用的油漆投入入侵华战争。中国油漆公司、东方油漆厂和永明漆厂,在这一阶段纷纷选择关停工厂,进行南迁;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重新开始生产。虽然外部环境条件恶劣,但灯塔人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48年,永明漆厂实现技术突破,成功研制出能刷、能喷、能烘烤的新产品“三宝漆”,陈调甫先生还给“三宝漆”确定了一个新名字——“灯塔牌”漆,自此“灯塔牌”这一品牌成功创立。后面经过公有制改革,天津40多家油漆厂合并成了现在的灯塔涂料,而灯塔涂料也开启了为“大国重器”发展不断研发的创新之路。

1953年,灯塔涂料技术带头人、我国涂料泰斗陈士杰先生接到国家下达的研制飞机所用涂料的紧急任务,一共要研制80多个品种。一架飞机所用涂料涉及各个部位,如蒙皮、雷达罩等,要用多种性能不同、颜色各异的油漆;在化学成分上,又涉及许多油漆材料的类型。当时,陈士杰先生和助手们在严峻的研发环境下,攻克重重困难,研制成功了多种国内缺少涂料,成果令人振奋——以研发出的不同类型的季戊四醇醇酸树脂为基料,制成了飞机蒙皮漆,为我国战斗机披上了国产“靓丽”外衣;我国第一架自制飞机、第一辆红旗牌轿车、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台拖拉机、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南京长江大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长二捆”运载火箭,使用的均是“灯塔牌”涂料。“灯塔牌”涂料还为“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嫦娥”绕月卫星、“天宫”载人空间站、“长征”运载火箭提供专业涂料配套,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代代灯塔人沿着以技术取胜,向绿色、环保、工业重防腐及特殊功能材料研发”的方向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断续写属于百年民族品牌的荣光。2011年,灯塔涂料荣获涂料行业第一家“中华老字号”称号,这不仅是对“灯塔”百年历程的认可,更激励着灯塔人不断突破,让百年老品牌焕发新光芒。

2023年,灯塔涂料智能化涂料工厂在南港工业区建成投产,占地面积6.98万平方米,可实现年产5万吨涂料及2万吨树脂的生产能力。灯塔涂料将把灯塔南港智能化工厂基地打造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指标达到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涂料产品研发和制造基地。

未来的道路或许依然充满挑战,只要我们以“灯塔”为指引,以创新为帆,以团结为桨,传承并发扬先辈们的宝贵创业精神,就能在市场的海洋中继续破浪前行。相信在灯塔人的共同努力下,灯塔涂料将解决好“卡脖子材料问题”,为“大国重器”喷涂自信光泽,助力中国涂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民族工业涂料复兴贡献力量,续写辉煌。

(作者系天津灯塔涂料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满庭芳

百年「灯塔」续写国漆之光

黄继伟

第五二九期

1975年夏天,在原本被电影院视为“垃圾档期”的时间段,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惊悚冒险电影《大白鲨》上映了,出人意料地成为影史第一部票房过亿美元(最终票房4.7亿美元)的怪兽题材影片,该纪录到1977年被《星球大战》打破。



《大白鲨》:开创电影暑期档概念

何映晖

1973年,斯皮尔伯格刚给环球影业拍了一部《横冲直撞大逃亡》,在公司会议室的桌子上,他看到了那部还未出版的小说《大白鲨》,非常感兴趣,于是毛遂自荐想来导这部电影。面对这个初出茅庐的新导演,制片人没什么信心,最后实在是没有导演接手这个项目,斯皮尔伯格才成为“接盘侠”。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年轻冲动付出了代价,对于一部背景设置在大海中的灾难片,环球一开始

只给了350万美元的预算和55天的拍摄时间。没有人对这部电影抱有期望,斯皮尔伯格也曾三度想退出。制片人只好对他作出承诺:“只要拍完《大白鲨》,之后你想拍哪部影片,就给你拍哪部。”好莱坞不乏海难题材影片,但在《大白鲨》之前,没

人想过真的在海里拍电影,都是在片场巨大的水箱中操作,制造大海的感觉。斯皮尔伯格觉得那样太假了,于是带着剧组在海岛进行实景拍摄。三个月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项目失败了,不仅已严重超期超支,剧组还时常发生事故,有一次捕鱼船差点沉入大海,导致部

分胶片受损,又花了很长时间修补。不过,在导演的带动下,剧组成员咬牙坚持到最后,影片终于杀青。

《大白鲨》上映后,成为当年的全球票房冠军,斯皮尔伯格也名声大噪,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开始有了拍摄决定权。之后,在怪兽片的领域,他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1982年的《E.T.外星人》狂卷近8亿美元票房,登顶电影票房冠军;1993年的《侏罗纪公园》,收获超10亿美元票房,再次刷新影史票房冠军纪录;《侏罗纪公园》之后又推出续集,并和后来的《侏罗纪世界》构成“侏罗纪宇宙”系列电影;2018年的《头号玩家》中,出现了霸王龙的彩蛋,随着该片在全球热映,斯皮尔伯格也成为影史第一位电影票房超百亿美元的导演。

《大白鲨》不仅开创了电影暑期档的概念,也成为影史上商业片的里程碑。电影首轮试映之后,观众满意度极高,制片方信心十足,史无前例地花了70万美元去投放电视广告,在黄金时段播放预告片,开了片方花大价钱投放电视预告片的先河。可以说,这部影片与1977年的《星球大战》一起开启了全新的电影工业时代。

7月20日22:22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大白鲨》,7月21日15:25“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精彩继续。

